

<<长街短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长街短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226260

10位ISBN编号：7500226268

出版时间：2008-2

出版时间：中国盲文出版社

作者：铁凝

页数：3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长街短梦>>

内容概要

《长街短梦》主要内容包括：风筝仙女、山不在高、长街短梦、空中朋友四卷。

有一次在邮局寄书，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。

多年不见了，她说咱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？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。

她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，是想告诉我，她曾遭遇过一次不幸：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，死时还不到四岁。

没了孩子的维系，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。

这使她觉得羞辱，觉得日子再没什么指望。

她想到了死。

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，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。

这城市对她来说如此地陌生，邮局是如此地嘈杂，无人留意她的存在，使她能够衬着陌生的嘈杂，衬着棕色桌面上模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——一种绝望的尽情。

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

”她抬起头来，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，那苍老的手上，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。

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。

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。

她说，就因为那老人称她“姑娘”，就因为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“姑娘”，生活还需要她，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。

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“尽情的绝望”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。

她纫了针，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。

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。

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还找到了新的伴侣。

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，是她帮助了她，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，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。

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什么不愉快，她总会想起老人那句话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

”她常常在上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，在街上，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。

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地不真实，却又真实得不像梦。

然而什么都有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，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，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，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，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，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。

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，我就不愿意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。

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，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。

<<长街短梦>>

作者简介

铁凝，当代著名作家。

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，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北插队，一九八四年成为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。

一九七五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先后发表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，散文，电影文学剧本若干，合计三百多万字。

其小说《哦，香雪》、《六月的话题》和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分别获全国短、中篇小说奖。

散文集《女人的白夜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

电影《红衣少女》和《哦《香雪》先后获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、“百花奖”及第四十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。

一九八八年发表长篇小说《玫瑰门》，一九九九年发表长篇小说《大浴女》。

部分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、西班牙、丹麦等国文字出版。

铁凝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。

<<长街短梦>>

书籍目录

卷一 风筝仙女 风筝仙女草戒指 一千张糖纸 麻果记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擀面杖的故事 面包祭 想象
胡同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我有过一只小蟹 与陌生人交流 那时我在《花山》 告别伊咪 真挚的做作 岁月 卷
二 山不在高 卷三 长街短梦 卷四 空中朋友

<<长街短梦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风筝仙女家居市区的边缘，除却拥有购物的不便，剩下的几乎全是方便。

我们的楼房前边不再有房子了，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。

凭窗而立，眼前地阔天高，又有粪味儿、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，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，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。

我们也不必担心窗外的菜地被人买去制造新楼，不必担心新楼会遮挡我们抛向远天远地的视线了：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规划了菜地，这片菜地将变成一座公园。

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，又觉出一点儿失落，因为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，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地不易。

公园是供人游玩的，与生俱来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；菜地可没打算招谁，菜们自管自地在泥土里成长，安稳、整洁，把清新的呼吸送给四周的居民。

通常，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，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——我们知道菜农怜惜菜，我们也就知道了怎样怜惜菜农的心情。

只在正月里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，菜地仍显空旷，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的时候，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地奔跑了，人们在这里放风筝。

放风筝的不光我们这些就边的居民，还有专门骑着自行车从拥挤的闹市赶来的青年、孩子和老人。

他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并且注意起我们的菜地呢？

虽然菜地并不属于我们，但我和我的邻人对待这些突然的闯入者，仍然有一种优先占领的自得和一种类似善待远亲的宽容。

一切都因了正月吧，因了土地和天空本身的厚道和清明。

我的风筝在风季里实属普通，价格也低廉，才两块五毛钱。

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，鼻梁不高，嘴有点鼓；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，胸前还有一行小字：“河北邯郸沙口衬高玉修的风筝，批发优惠”以及邮编多少多少什么的。

如此说，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这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。

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，选用的颜料也极尽普通，但我相中了它。

使我相中这风筝的，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。

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。

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式让我决定，我就要这个仙女。

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，太阳明亮而不刺眼，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。

我举着我的仙女，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。

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地督促着我：“放线呀快放线呀，多好的风啊……”！

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，多好的风啊！

这宛若劳动号子一般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，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，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簇簇地滑落着，我回过头去仰望升天的仙女。

我要说这仙女实在是充满了灵气：她是多么快就够着了上边的风啊。

高处的风比低处的风平稳，只要够着了上边的风，她便能保持住身体的稳定。

我关照空中的仙女，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，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：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；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、飘逸；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。

放眼四望，天空正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，花的蝴蝶银的巨龙……？

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艺儿一旦逃离了人手，便会比真的还要逼真？

就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，又仿佛只有在天上，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。

是它们那活生生的呼吸，给地上的我们带来愉悦和吉祥的话题。

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，多好的风啊！

有些时候，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放风筝的人：一辆“奥迪”开过来

<<长街短梦>>

了，吱地停在地边，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，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。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，却乐于两手空空——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。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，听说由山葵潍坊特意订制而来；那线拐也远非我手中这种通俗的杨木棍插成，那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，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。

“钻戒”站在地边打亮天上，一脸的不屑，天上正飞着我的仙女和邻人的燕子。他从兜里摸出烟来，立刻有人为他点燃了打火机。一位因穿高跟鞋而走得东倒西歪的女士，这时正奔向“钻戒”，赶紧将一听“椰风”送到他手里。好不气派的一支队伍，实在把我们给“震”了。然后那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，确是不同凡响地好看。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，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“钻戒”不可一世的气焰。我却有点为“钻戒”感到遗憾，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。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，他才扔掉香烟，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。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，他站在地里的姿态，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。这样的孩童是连葵花子都懒于亲口去嗑的，他的幸福是差遣大人嗑好每一粒瓜子，准确无误地放进他的口中。

在这时我想起单位里一个爱放风筝的司机。在一个正月我们开车外出，他告诉我说，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，他自己会糊风筝却买不起线，他用母亲拆被子拆下来的碎棉线代替风筝线。他把那些线一段段接起来，接头太多，也不结实。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，线断了，风筝随风飘去，他就在乡村大道上跑着追风筝。为了那个风筝，他一口气跑了七、八里地。当今的日子，还会有谁为追赶一只风筝跑出七、八里地呢？几块钱的东西。或者像拥有华贵蜈蚣的这样的青年会去追的，差人用他的“奥迪”。

若真是开着“奥迪”追风筝，这追风筝倒不如说是以地上的轿车威胁天上前蜈蚣了。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，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断掉了。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，仙女摇摇着身子朝远处飘去。天色已暗，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，越过脚下的粪肥，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，也越过“钻戒”们不以为然的神色。我坚持着我的追赶，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当暮色苍茫、人声渐稀时，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，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。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，这朋友有名有姓，她理应姓高，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作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。大而圆的月亮突然就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，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，我思想究竟什么叫作放风筝。我不知道。

但是，有了风筝的断线，有了仙女的失踪，有了我追逐仙女的奔跑，有了我的失而复得，我方才明白，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，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我心中的；联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，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。草戒指初夏的一天，受日本友人邀请，去他家做客，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。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，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。我说的他家，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——大学里的专家楼。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，茶道不免因陋就简，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。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，其他器皿也属七拼八凑。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，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。听池泽先生介绍，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，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。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，平和宁静的姿容，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。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，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。

<<长街短梦>>

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，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，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。

那文章说，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，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，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，要不断称赞：“好茶！

好茶！

”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、自由的融合。

不似中国，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，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，可抒怀，亦可恣肆。

显然，这篇文章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。

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，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塌。

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，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。

我猜想，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，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。

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。

问过女主人，她说是的，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，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，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，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……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，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、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？

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，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、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？

狗尾巴草，茎纤细、坚挺，叶修长，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，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。

那时太阳那么亮，垄沟里的水那么清，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——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。

那些女孩子不理睬草的骚扰，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，编结成兔子和小狗，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。

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，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，但心儿开始闪烁了。

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，她们也编戒指，拿麦秆。

麦收过后，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。

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，常说“一顶草帽三丈三”，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。

那时的乡村，各式的会议真多。

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，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。

那机会，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。

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，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。

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，麦秆在手上跳跃，手下花样翻新：菱形花结的，字花结的，扭结而成的“雕”花……编完，套上手指，把手伸出来，或互相夸奖，或互相贬低。

这伸出去的手，这夸奖，这贬低，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。

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，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呵斥。

但笑声总会再起的，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，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。

那麦秆编就的戒指，便是少女身上惟一的饰物了。

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，却因了这草戒指，变得秀气而有灵性，释放出女性的温馨。

戴戒指，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、细致的规则吧，但千变万化，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。

惟有这草戒指，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。

无人不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，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，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。

会散了，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——一根草呗。

少女们更大了，大到了出嫁的岁数。

只待这时，她们才丢下这麦秆、这草帽辫儿、这戒指，收拾起心思，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“矫情

<<长街短梦>>

”——讨价还价。

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，那看来缺少风度的“矫浴”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，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，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，还会有买线的闲钱吗？

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，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，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，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吗？

于是她们就在声声“矫情”中变作了新娘，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。

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，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。

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，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，比如婴儿的兜肚，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……她们的男人，随了社会的变革，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；他们当中，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。

日子渐渐地好起来，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的新郎相，他们甚至有能力和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。

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、24K什么的，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、24K什么的。

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，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。

夏日来临，在垄沟旁，在树阴里，在麦场上，她们依然用麦秆、用狗尾巴草编戒指：菱形花结的，字花结的，还有那扭结而成的“雕”花。

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。

却原来，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，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。

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，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？

却原来，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，而是草。

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，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。

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吗？

它替代着鲜花，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，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。

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，草才不可被替代了。

一千张糖纸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，我去北京外婆家住。

正是“七岁八岁讨人嫌”的年龄，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。

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，我们两人的种种游戏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。

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，把青砖地踩得砰砰响；我们在枣树下的方桌上玩“抓子儿”，“羊拐”撒在桌面上一阵又一阵哗啦啦、哗啦啦；我们高举着竹竿梆枣儿吃，青青的枣子滚得满地都是；我们比赛着唱歌，你的声音高，我的声音就一定要高过你。

外婆家一个被我称作表姑的人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累呀？”

”我和世香互相看看，没有名堂地笑起来——虽然这问话没有什么好笑，但我们这一笑便是没完没了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是啊，什么叫累呢？

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累的问题。

有时候听见大人说一声：“喔，累死我了！”

”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大人的呀，“累”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呵。

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，表姑又说：“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，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？”

”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，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，被她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。

可我既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，也不打算重视表姑的话。

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，她住在外婆家养病。

<<长街短梦>>

编辑推荐

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铁凝将饱含着对生活的热情与善意，用一双慧眼，于凝眸处发现生活中的一道道风景，纷然诉诸笔端并呈现在她的散文中。

《长街短梦》中，坦诚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俏皮取代了穿透与悲悯，文字中饱含对生活的情意，蕴含着蓬勃之美，体现了一种“美善惊人”的力量，而同时又时不时地能带给读者猝不及防的精彩与撞击。

铁凝对文学既执著又敬畏。

她始终不脱离生活、不脱离现实，双脚踏着泥土，眼睛望着都市。

铁凝的作品风格鲜明，气象万千，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

铁凝已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，最有活力，最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。

<<长街短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